



又到一年清明节

□赵振超

当柳丝抽芽,万物复苏,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最具诗意也最富深意的传统节日——清明节。它既是二十四节气中春意最浓的一个,更是一个缅怀先烈、追思亲人、传承孝道、感悟生命的文化节日。

对中小學生而言,清明节不仅是一次踏青赏春的契机,更是一堂生动的传统文化教育课、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课,让我们在追思中学会感恩,在传承中汲取力量。

清明节承载着千年文化积淀,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。民间相传,清明习俗与寒食节关系密切,而寒食节的由来源于春秋时期晋文公纪念介子推的故事。介子推“割股奉君”,功成身退,隐居绵山,晋文公为逼他出山,不慎焚山,介子推与母抱树而死。悲痛万分的晋文公下令,在介子推遇难之日禁火寒食,以寄哀思,这便是寒食节的由来。后来,寒食节与清明节逐渐融合,形成了如今我们熟知的节日习俗,既有对先贤的缅怀,也有对春天的礼赞,更有对生命的敬畏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杜牧的诗句,道尽了清明节的追思之情。但这份追思,从来不是沉重的悲伤,而是一种温暖的铭记与传承。在清明节,我们会怀着崇敬的心情,祭奠逝去的亲人、缅怀革命先烈。在烈士陵园里,松柏苍翠,丰碑矗立,我们献上一束鲜花,鞠躬致敬,聆听那些为了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英雄故事——他们中,有年轻的战士,有坚守的学者,有无畏的革命者,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如今的

和平与安宁。对于中小學生来说,缅怀先烈,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,而是要记住他们的名字,传承他们的精神,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懂得珍惜当下、努力成长,以少年之力,护家国安宁。

清明节的习俗,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人文情怀,也藏着最朴素的孝道与感恩。除了祭奠追思,踏青、插柳、放风筝、吃青团等习俗,让这个节日既有庄重的仪式感,又有鲜活的烟火气。踏青,是在万物复苏的时节,走进自然,感受生命的蓬勃,体会“春和景明”的美好,让我们在草木生长中,读懂生命的循环与力量。

清明节踏青、插柳、扫墓这些习俗,代代相传,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,更让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融入我们的血脉,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、感恩亲情、传承文明。

那些逝去的亲人,用爱陪伴我们成长;那些牺牲的先烈,用生命为我们铺就前行的道路。他们的精神,就像春日里的阳光,温暖而有力量,指引着我们不断向前。

生命的意义,不在于长度,而在于厚度;传统的价值,不在于固守,而在于传承。清明节教会我们的,不仅是追思与怀念,更是珍惜与前行。

春回大地,清明已至。让我们在这充满希望的时节里,带着对逝者的缅怀,带着对生活的热爱,带着对未来的憧憬,不负春光、不负韶华,努力成长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少年,让文明在我们手中绽放新的光彩,让英雄精神在我们心中永远传承。

谒三苏墓 仰廉政遗风

★谷玉林

一门父子贯长空,千载文华百代雄。
为政清廉昭世德,持身节义振家风。
唯思毫末非吾有,只念黎元与众同。
欲问遗芳何处是,苏坟夜月照孤忠。

清明感怀

★何玉浩

清明烟雨洒乾坤,万里山河尽断魂。
遥寄哀思天地远,长怀亲恩日月存。

清明吟

★李剑友

郊外坟头飘纸幡,贤孙孝子跪莹前。
慎终追远缅先祖,华夏美德万年传。



▲书法 王长松 书

椿芽香

★徐占领

春风一拂,人间便多了一味清欢。二哥居于北关老部队大院,门前那株红椿树应时而发,昨日已将嫩芽撷下,等我去取。一把红椿芽,便是整个春天最鲜活的馈赠。

红椿芽,是春日里不可方物的珍馐,被称作“树上蔬菜”“树上黄金”“头茬香椿赛人参”。它藏着一冬的霜雪与暖阳,攒足了岁月的精气,嫩芽初绽时,红嫩欲滴,清香溢远,闻之便觉心神澄澈,就能把人带回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或炒蛋,或拌豆腐,或焯水凉拌,或腌制,皆是人间至味,简单朴素,却鲜得动人心弦。

幼时故乡,堂屋右侧立着一株红椿树,丈许高,树干粗如碗口。每至春暖,枝头便冒出簇簇红芽,惹人垂涎。父亲执一根长竹竿,梢头缚一把镰刀,轻轻一扬,鲜嫩的椿芽便簌簌落下,叶子落地的声音很轻,带着一点春天的重量。几颗蒜瓣,几枚红椒,放入盐与五香粉,入蒜臼捶捶,再淋一小勺香油,拌匀调味。一碗好面包皮的红薯面条,就着这椿芽蒜泥,我总能狼吞虎咽吃下两大碗,满口生香,久久不散。

那时日子清苦,鸡蛋是稀罕物,椿芽炒鸡蛋,便是难得的奢侈。多数时候,不过是简单凉拌,却也足以慰藉清贫岁月里的辘辘饥肠。一把椿芽,便是童年里最丰盛的佳肴。

老家的红椿树下,有一口丈余深的红薯窖,窖底积着浅水,平日以青石板覆口。那年冬日,我与三哥攀树嬉戏,不慎失足,青石板早已滑落,一头栽入窖中,脸颊正磕在石棱之上,右颧骨顿时破开一道伤口,鲜血淋漓。我在窖底惊惧大哭,一声声呼喊着隔壁的贵法哥。三哥慌不择路,奔出门去喊人。奶奶闻声,拄着拐杖,迈着一双小脚,步履踉跄地去牛屋告知父亲。



贵法哥闻声赶来,翻越院墙,下至窖底将我抱起。父亲匆匆而归,将我接住,紧抱入屋,母亲以手捂住我的伤口,又心疼又紧张。三哥又急忙去村西头请来村医根立叔。上药、包扎,奶奶撕开裹腿布,轻轻将我的头裹住。疼痛之中,贵法哥递来一块花卷馍,轻声哄我。彼时年岁尚幼,后续种种已然模糊,只知长大后,脸上留下一弯月牙般的疤痕,成了岁月留在身上的印记。

经此一事,父亲特意加固了窖口,再不许我们近前嬉闹。次年春风再起,红椿依旧抽芽,红嫩如初,清香如故。光阴匆匆,一晃已是数十年。我也步入暮年,故乡旧屋早已倾颓,那口红薯窖也被尘土填平,双亲离世,旧人渐远,唯有那株红椿树,在时光里愈发高大粗壮。而那碗飘着椿芽清香的红薯面条,那段藏着欢喜与伤痛的旧时光,却始终萦绕心头,成为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温柔与念想。

今天从二哥那里回来,手里提着一袋子红椿芽,嫩嫩的,红红的,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,我把红椿芽焯了水,切点蒜,放点辣椒,拌了一碗面条,吃着吃着,就忽然想起了父亲举着竹竿够椿芽的样子,想起母亲舍不得放鸡蛋的手,想起贵法哥翻过院墙的身影,想起奶奶拄着拐杖的小脚,想起那道月牙形的疤。